

# 曾國藩傳



他是那个时代的

一个『百科全书』式人物，所涉

政事、军事、人事、德事、学事、家事……

蕴涵丰富，意味隽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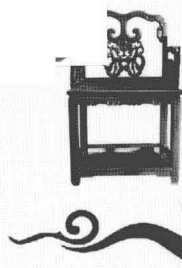
堪称得——社会资鉴录、人生教科书

董丛林◎著



人民出版社

# 曾國藩傳



董丛林◎著

他是那个时代的  
一个「百科全书」式人物，所涉  
政事、军事、人事、德事、学事、家事……  
蕴涵丰富，意味隽永  
堪称得——社会资鉴录、人生教科书



# 目 录

- 引 言 并非蛇足的“务虚” /1
- 第一章 终于登龙门 /4
- 一、“神虬”惊梦故事的寓意 /4
- 二、“蟾宫折桂”的拼搏之路 /11
- 三、家门琐事亦堪品 /18
- 第二章 京官岁月 /23
- 一、学事的转向与进境 /23
- 二、检身入圣的追求 /35
- 三、在升迁的顺境中 /45
- 四、贵而“不富”，亦乐亦苦 /56
- 第三章 “赤地新立”创湘军 /67
- 一、“全孝”与“抒忠”之间 /67
- 二、“曾屠户”的凶残与尴尬 /79
- 三、“移花接木”的魔术 /89
- 四、“魔术”机妙有续篇 /98
- 五、从坚忍待机到建旗出征 /105
- 第四章 颠连楚、赣间 /118
- 一、出师未捷身“险”死 /118
- 二、武昌胜局喜与忧 /130

- 三、湖口惨败几绝命 /140
- 四、孤穷困厄到极峰 /148
- 第五章 “涅槃”复出后 /159
- 一、机权之变 /159
- 二、弟死三河多惊疑 /168
- 三、“爱民”与“饬军”的俚俗宣教 /177
- 四、羽檄交驰不废学 /185
- 五、纳幕李鸿章 /196
- 六、援川未果改图皖 /202
- 七、助“老亮”脱难之局 /210
- 第六章 日趋中天督两江 /218
- 一、局势转换下的受命 /218
- 二、险棋一着困祁门 /227
- 三、面对“勤王”的召唤 /238
- 四、在关键的安庆之役中 /247
- 五、惊闻“哀诏”与痛失挚友 /254
- 六、“东援”成就李鸿章 /261
- 七、在“借师助剿”的事局中 /268
- 八、“英英群彦满樽前” /276
- 第七章 拼得血火没天京 /285
- 一、为破“逆都”苦运筹 /285
- 二、闻捷巡阅百感集 /293
- 三、显荣与隐忧 /301
- 四、“流水高山心自知” /308
- 五、侯门能持“勤俭”风？ /316
- 第八章 挂帅“剿”捻威不再 /325
- 一、勉强膺任下的筹策 /325



二、帅符“法力”何失灵？	/331
三、“圣地”之行	/339
四、曾李瓜代之局	/346
第九章 移督畿辅的日子里	/354
一、阔别重赴京都日	/354
二、举政力难再从心	/361
三、劝学士群与督教儿辈	/367
四、津门教案陷难局	/373
五、交接之际授“锦囊”	/382
六、桑榆家门事	/390
第十章 回督两江后的短时苟延	/397
一、复审奏定“刺马”案	/397
二、洋务梦里已有年	/406
三、百事未毕残烛灭	/416
尾 声 身后不寂寞	/424
主要征引书(文)目	/428
后 记	/434

# 引 言

## 并非蛇足的“务虚”

历史长河，滚滚滔滔，吐故纳新，承前启后。

于今我们回溯一百几十年前的史迹，岂不已有隔世沧桑之感？那个时候，中国还处于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内忧外患中极力挣扎甚至梦幻“中兴”之际，“时势”造就出的一班所谓“中兴名臣”，在那段历史上也确实演绎了非同寻常的社会和人生“大戏”，既反过来影响“时势”，同时也塑造个人。本书传主曾国藩，就是其中一个最为典型、最有代表性的人物。为这样一个人物作传，在审视其本身的同时，也能连带地看其所属群体，察览世态，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对于业已逝去多年的传主而言，当然只能通过史料中介去认知他。关于其人的史料遗存可谓数量丰富，质亦较高，于此有着良好的成传条件。并且，因为其人的身份地位、社会角色和人生特点，不管对他的认识曾有的反差和现存的分歧有多大，他总会成为世人所经常关注的对象，少有真正淡出视野的时候，甚至时或成为“热点”。就关乎其人的论著而言，“古”往今来，可谓夥矣！除时人所作，我们可视为“史料”而外，即使今人之作亦复不少。平时尽量搜罗阅览，从中受益。之所以不揣浅陋，还敢再添其一传，是鉴于传主实在是个复杂多面的人物，所留历史信息资源丰富，审视和解读的空间广阔而回旋余地颇大。虽说作“全传”决不能略其“大面”（这是一般都能注意到的）而专挖偏角，但觉得不管是从总体立意还是具体操作上，还都是有“新”可求的，故有此一试。

曾国藩由一个传统士子，历经多年寒窗，得以登科入仕，又终成举足轻重的大员，军务、政事自然成为他履历中的要项；然而，读书向学又是其终身不泯的倾心挚爱，即使在戎马倥偬、政事繁复之际也难舍难弃，在学术、文化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。他身处官场政坛，牵连于复杂的人际，终不能不顺应“官道”，取法权变；但他一直又注重修身养性，以“进德”刻刻自励，成为当年这方

面的一个“典范”。他为朝之重臣、邦之梁柱，身属君国，志存“公忠”；而对身家之事也常萦心头，既有的放矢地力持齐家之道，又殚精竭虑于自身和家人的安危祸福，如此等等。在那个年代，修齐治平，内圣外王，也许可谓官僚士大夫们的“通箴”，但真正像曾国藩这样，在相关各事上都留下系统言说和践行实迹的“全才”并不多有。或可以说，他是那个“畸形”王朝的一个“百科全书”式的人物，在政事、军事、人事、德事（修身）、学事、家事等方面，都有值得关注的表现。而这些事项，又可综合归纳入“社会”和“人文”所属的两大门类。窃以为，无论忽略哪一个门类和事项，都难得见其人全貌。

进而想来，上述举及的诸多方面，岂不是构成了一个相“辅”相成与相“反”相成并存的复杂的矛盾体吗？其实，在曾国藩身上，“矛盾”现象是非常凸显的。这除在上列事项中可以体现外，再譬如说，他既是传统的卫道士，又是洋务新政的先导之一；他既残酷无情地镇压起义民众，又绝非纯然欺饰地鼓吹“爱民”之道；他既看重人为奋斗的作用，又摆脱不了天命、迷信的困惑……面对这一切一切，无疑需要我们正视矛盾，辩证分析，如实而又合理地揭示其人的这种复杂情状。就此而言，由表及里地体悟其人的精神韵致也非常关键。这一点，似乎可以从“画论”中获得灵感，而其“形”“神”关系之论，应该是最值得揣摩的奥旨深含之点。古今这方面的言说可谓多矣，不必烦琐地引证原文了吧，从其要旨上体悟，似可概言：形神相依，不能截然分割，但两者又相对独立，有层次上的低、高和把握上的易、难之别，应求取以形写神，由形传神，形神兼备，神超乎形，以神摄形。作画如此，那么，借鉴到写人物传记当中，“形”、“神”当为何指？似可谓，“形”者，乃“静态的表象”；“神”者，则为“内在的韵致”。本传当中，为了做到由“形”入“神”，复活传主“内在的韵致”，故而特别注意“心态史”方面的探察，以及关键细节上的发掘，还有基于史实和逻辑规则的合理推演。

人物研究自然包含价值取向，所谓“评价”，或可视为研究中的要素之一，然而，又绝非唯一，似更不应作为最紧要的指归。不妨从一个例子引申来说：当年梁任公交代他写《李鸿章传》的立意，说传主“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”，“读中国近世史者，势不得不口李鸿章；而读李鸿章传者，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”。这显然是鉴于李鸿章其人的历史地位，要把为他所写之传，作为知其人与察其世双向贯通的一个“中介”。故梁氏言其所作李传，“虽

名之为‘同光以来大事记’可也”，而书成之后，又有《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》的别名。想来，尽管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世时间上的先后、长短不同，具体履历有异，但他们同属梁任公所谓中国近世史上的“第一流紧要人物”，当无问题。因为他们有这等历史重要性，不了解其人，就难知晓其世；同样，不了解其世，也难真正认识其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岂不该把为之作传，既作为察其世相的一条引线，又将与之连带的世相作为凸显其人真貌的必需背景？若是如此，那么，给其人戴顶什么“帽子”，作个怎样的“鉴定”，也就是不必刻意追求的事情了。窃以为，简单地胶着于“评价”，自会障碍研究的深入，甚或陷入迷误的泥沼，那种“贴标签”、“跳两极”、“压翘翘版”之类的滑稽游戏，起码与此种迷误不无关系。本书的写作中对此保持应有的警惕，将着力点放在具体地揭示人物的言行、心理表现和相关社会情状上，总体上尽量淡化“评价”，寓“评”于“述”。当然，也决不排斥和回避结合历史情节的具体“评论”，将“论”与“述”的有机结合和融通作为基本手法之一，即使稍带一点“评传”的味道亦未尝不妥，只是力戒空泛玄虚的、生硬武断的、尤其是非学术语境的“政治鉴定”式“评价”而已。

本书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。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立足于扎实的史料基础，注意对材料的审查辨析和合理解读，对传主作不仅“形似”更要“神似”的展示——这是本传写作的最基本立意。同时，也不忽略表现形式上的用心。就结构布局而言，鉴于时序是事物最为基本和自然的发展线索亦逻辑线索，故此传以接续的“时段”来设计“章”序，而每章所含的若干“节”（未出现“节”的字样，以数字一、二、三……表示），其内容可谓分属不同的“事类”，大多“节”所述事体，基本上就在所属“章”的时段之内，但也有些“节”的涉事内容需要前溯后延，有所穿插、跳跃，以求集中，不宜拘泥。这样，即在主线上依从了时序，又可避免“流水账”式的散乱杂陈。文字上，则有追求典雅而又活泼灵动的努力，相信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的古语诚有至理。其实，曾国藩之辈堪称文字高手，故本书中特别注意精选引录原文，这当不失为原汁原味“原生态”地展示相关情境的必要手段。

以上算是关于拙著写作立意的一番交代。当然，笔者深知，立意的追求并不等于实现，作如此交代的目的一，便是为给尊敬的读者审查赐教提供参照。

自信并非蛇足的“务虚”话语就此打住，接下来就让我们“入实”地具体观摩传主在那个特定舞台上的“表演”，同时也不忘追踪他隐深之处的心路。

# 第一章 终于登龙门

## 一、“神虬”惊梦故事的寓意

这是一个平常的时间——清朝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(1811年11月26日)晚间十来点钟。可以想见,此时,京城里白天的喧嚣已经退尽,即使皇家宫苑,其昏黄色的灯光里,似乎也透出几分疲惫。至于散布在辽阔“王土”上千千万万个孤镇陋村,更是被浸着寒气的朦胧月色包裹在沉寂里。不要说这一时刻,即使在这一年里,皇朝也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特大事变。较需一提的,是七月间朝廷重申“严禁西洋人潜住内地”和“民人私习其教”<sup>①</sup>,要把“禁教”和闭关锁国的樊篱扎得更紧。

这是一处平常的地方——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大界白杨坪。这个闭塞的山野聚落,离大清帝国的都城有三千多里之遥,乡民们也许大多能够隐约知道,正在金銮殿里坐天下的是嘉庆皇帝,至于皇帝和皇家宫苑是个什么模样,恐怕连做梦也想象不到分毫。不过,这里有世代相沿的山山水水,黎民百姓尽管生活贫苦,但也年复一年、习以为常地生息繁衍,打发着平淡无奇的岁月。

这是一件平常的事情——一个“小康”农家的孕妇临产。这时距“盛世滋生,永不加赋”的“纶音”发布业已百年,全国丁口已达三亿五六千万,在这偏僻的山乡再添一个小儿,何异于沧海之中再加一粒微粟?

然而,此时、此地、此事,可以说又都是不平常的。不仅仅是对这个家庭,而且对它所属的王朝也是如此。如果说其不平常,对于王朝来说还要待三几十个四季循环之后才会证明,那么,对于这个家庭而言,眼下即已步入“进行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清实录》,中华书局1986年版影印本,第31册,第325—326页。

时态”了——

据说,这家辈分最长、年近古稀的曾竟希老人,此时在睡梦之中忽然看到一条巨大的“神虬”蜿蜒自空而下,落在他家中庭,头伸到梁上,尾端则盘绕于柱,“鳞甲森然,黄色灿烂”,让人“不敢逼视”,遂被惊醒,而这时恰好听到传报曾孙出生的喜讯。老人揣摩方才梦境,大喜曰:“是子必大吾门,当善视之!”这个婴儿,便是初临人世的曾国藩。看,“神虬”惊梦之事,岂不就是一个“不平常”的开头!

还说此儿出生之后,他家又有“苍藤生于宅内,其形夭矫屈蟠”,很像曾祖父梦中所见“神虬”的形状。以后多年间,此藤荣衰竟昭示着长大成人、步入社会的曾国藩境况的顺逆:它枝叶繁茂的时候,曾国藩就登科、升官、打胜仗;而他遭逢变故和挫败之时,藤就显出似要枯萎的样子,所谓“如是者历年不爽”。还有曾国藩为“癞龙”转世之说。这除了与曾祖父梦境和故宅奇藤的事象有关之外,还牵涉其人的“癣”疾。曾国藩长大后患上这种病症,百般调治,时轻时重,终不得愈,后半生一直为其所苦,痒上来不停地抓搔,癣屑如鳞片纷纷脱落。从其症状看,恐怕就是今天所谓银屑病(俗称“牛皮癣”)。这对于曾国藩本人来说恨不得一朝除之而后快的疾患,却被传为“癞龙”体征。据说与曾国藩有过接触的江西饶州知府张澧翰,精于相术,有谓其端坐注视曾氏,“张爪刮须,似癞龙也”<sup>①</sup>。

这个“癞”字听起来不雅,在当年则是必须得加上去的。谁都知道,那个时代只有帝王才堪称“真龙天子”,其他任何人不得“拟龙”僭越。曾国藩再显再贵,也终为“人臣”之属,是其人“赖有此癣,俾虽龙而癞,不与所谓真龙天子同科。否则,黄袍加身,取清室而代之矣”——后人或就此说生发感言:“癣疥之疾,乃有偌大关系,良可发噱!”<sup>②</sup>然而,无论你觉得多么可笑,当年的造作者想必是很认真的。除了“癞龙”、“神虬”之外,也有以“巨蟒”称之的。总之,都是与“真龙”不同但又形近的非凡之物。

说曾国藩是这类物种转世者还有一个“证据”,那就是其人生性畏惧鸡毛。说是他遇有传递紧急情报的“插羽之文”(按:即俗称“鸡毛信”之类),

<sup>①</sup> 本段及上段中引文见薛福成:《庸盦笔记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,第81页。

<sup>②</sup> 徐凌霄、徐一士:《曾胡谈荟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,第11页。

“皆不敢手拆”。作此说者还以在场见证人的身份记述下这样的事情：曾国藩在去世的前几个月到上海阅兵，其侍从事先到检阅台查看布置情况，见为曾氏准备的座位后边有鸡毛扫帚，立即让人拿掉，说曾氏“恶见其物”。那么，何以如此？记述者由《随园随笔》中查考到了关于“焚鸡毛，修蛇巨虺闻气即死，蛟蜃之类亦畏此气”的记载，遂更“悟”及和相信曾国藩是“神蟒转世”<sup>①</sup>。而在那一特定时间和场合出现的鸡毛帚，似乎就成了曾国藩不会久于人世的凶兆之物。

此类事情并非仅仅作为志异性的谈资笑料被记述下来，当年多是作为“正经”之说出现的，甚至为曾氏所作谱传中也不乏作为可信之事采载者。譬如，由作为曾国藩“四大弟子”之一的黎庶昌署名的《曾文正公年谱》<sup>②</sup>中，还有其所作《曾太傅毅勇侯别传》<sup>③</sup>里，都肯定性地置有这类内容，并且属较为“原始”者。我们这里考索展陈这类内容，绝不是作为猎奇的噱头，而是要透过这种传说的荒诞表象，体悟其不应忽略的政治和文化蕴涵。正如有谙熟近世掌故的人士所注意到的：旧日人们对于显贵人物，“每喜以附会种种神话，以示崧生岳降、生有自来之意。历代开创之君，其赖以号召，故神其说者无论矣；即人臣之位高勋著者，亦不乏神话式之传说，为非常人之特征”<sup>④</sup>。的确，翻检旧日的帝王将相传记，关于若辈出生时的神异之说并不鲜见，甚至可谓连篇累牍，在在多有，关于曾国藩者绝非特例。

想来，对旧日这种颇为流行的传闻事象，仅以“荒诞不经”予以简单地抛弃并不可取。其实，它是当年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神秘文化的一种醒目表征，具有“神道设教”的性质。它之所以能够流行得开来，也是以具有起码规模的接受市场为前提性条件的。一般说来，显贵者当然不会排拒对其有利的神化，但这种神化变本加厉地凸显和放大往往更在事主无知无觉的身后。具体到曾

① 陈其元：《庸闲斋笔记》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61页。

② 岳麓书社1986年版改名《曾国藩年谱》。顺便说明，有研究者考证，该年谱的实际作者当为湖南籍人士曹耀湘（见王澧华：《〈曾文正公年谱〉作者考辨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96年第4期），但至今并未见有更改署名的版本问世，故本书中仍依其旧。

③ 该别转载《拙尊园丛稿》，台湾文海出版社“近代中国史料丛刊”影印本，第199—230页。

④ 徐凌霄、徐一士：《曾胡谈荟》，第11页。

国藩，他在世之时对有关自己的神异传闻能知晓多少及所抱态度不好细究，但起码可以想见，对以其体癖附会而成的“癩龙”之说，如果他能得知，恐怕不免会抱以几分苦笑。他是怎么也不会欣赏和留恋如此“贵疾”的吧？难道他可能一边挠着“鳞体”，一边陶醉于“癩龙”之想，默诵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‘痒’其体肤”吗？

至于神虬惊梦的故事，则可以说既是相关一系列传说的生发源头，更不失为其家族的“传世经典”。曾国藩去世后，其子曾纪泽在祭父文中也郑重置言：“昔我高祖，夜梦神虬，蟠础缠栋，夙螭蚴蟉。怖骇末终，诞降吾父，卜云大吉，为王室辅。苍藤献瑞，垂荫终亩，大逾十围，其占贵寿。贵则贵矣，寿止如斯。有征无征，天道宁窥？”<sup>①</sup>虽说表面上在最后表示出对其征验的怀疑之意，但实际上其主旨还是借以张扬乃父的非凡、特出。

推本溯源，神虬惊梦的故事与其说是曾门的欺骗性杜撰，不如说是巧合性附会更近乎情理。曾氏借它寄寓的是光大家门的一个强烈愿望。也可以说，它是曾门多年间一种最大希冀的幻化。这从其山乡农家与古圣后裔的家世背景便不难解读出来。

曾国藩家的远祖，可以确切地追溯到曾参。这由存世的曾氏祖谱资料可以推查证明，的确没有曾国藩家族为给自己贴金而妄行攀圣认祖的嫌疑。曾参，春秋鲁南武城（今属山东费县）人，孔子的著名弟子。是他发明了“吾日三省吾身”这千古不朽的格言，作为四书之一的《大学》相传也是由他述作。他被后世尊为“宗圣”，享配祀“至圣先师”孔子之荣。这显然是一块很荣耀和漂亮的祖源招牌，曾国藩家族当然珍惜和利用，其祖谱全称即《武城曾氏衍湘乡大界房族谱》，特别标识出由武城“宗圣”流衍到湖南湘乡的宗支关系。当然，实际上这中间还有若干中转环节。

有考察者据曾氏族谱资料揭明：武城曾氏自十五派曾据南迁江西庐陵，至四十五派曾霸（坝）始迁湖南衡阳唐福，至六十二派曾孟学迁湘乡大界（今属双峰县），成为大界房曾氏始祖。<sup>②</sup>曾孟学，字少林，生于明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，卒于清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。其曾孙曾应贞（字元吉）便是曾国藩的太

① 曾纪泽：《祭文正文》，喻岳衡点校：《曾纪泽遗集》，岳麓书社1983年版，第153页。

② 参见罗绍志、田树德：《曾国藩家世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41页。



高祖。曾国藩的曾祖竟希，也就是在曾国藩降生时做了那个“神虬”之梦的人，是曾应贞的孙辈。曾竟希生有五子，第三子曾玉屏（字星冈）就是曾国藩的祖父。曾玉屏生有三子，其长子曾麟书（字竹亭）即是曾国藩的父亲。

曾国藩的出生地在湖南湘乡大界白杨坪，这个不大的村落地处湘乡、衡阳两县之间的高楣山下，在湘乡县城以南百余里。是竟希老人嘉庆十三年（1808年）率家人迁居该村的。也就是说在迁来此坪的第四个年头，曾国藩出生。这个时候，他们这个小家族只能说是以“耕”为主、以“读”为辅的乡间小土财主。虽说积累有百十来亩地产，在十坪八村算得上比较富裕的门户，后生们也有了读书识字的条件，但多少辈子还没有出个获得功名、登科入仕的人物。这岂不让“宗圣”曾子的这支传人汗颜？正是寄寓着家人们对一个男婴日后蟾宫折桂、光宗耀祖的厚望，曾国藩降生世间。这个时候，迷信预兆的老人们一个巧合的怪梦，或是其眼中一种“奇特”的事象，都极容易有意无意地被赋予神秘的解释，神虬惊梦之事恐怕即不外如此。

当然，“国藩”是其人日后才有的名号，他的乳名叫宽一。据传说，小宽一初生之时丑陋猥琐毫无富贵之征的样子，竟让其生母江氏对可能应合老太爷的梦释大为怀疑，不过，丈夫关于孔夫子刚生下来也是一副丑怪模样，终成至圣的一番例说，使她转觉宽慰。祖父曾玉屏，更是对得孙男喜不自禁。据说平日并不怎么迷信的他，为长媳的生男生女，事先曾请算命先生占卜，结果说是要得女孩，他急得求神许愿，祈求生个男婴。长媳临产之时，夫人去接生，他自己在屋里守候不睡。还几次跑进祖堂添油剔灯，焚香祷告，乞求祖宗保佑快降男喜。接完生夫人回屋，他急不可耐地问是男是女，平时在丈夫面前唯唯诺诺粗气也不敢喘的夫人，打心眼儿里高兴，此番竟斗胆要成心逗一下丈夫，故意装出失望的样子告是“千金”，曾玉屏一听顿时懊丧之极，呆愣愣地俨然木雕泥塑。正好这当儿曾麟书兴冲冲地进来报是男婴，老头子一听顿觉喜从天降，当下就铺排要大筵宾客。这虽然只能当作一种故事性花絮，品味起来却十分符合曾门人等当时的心理状态。在那个时代，女子连科举入仕的性别资格都没有，光大门户的希望当然只能寄托在男儿身上。得男得女，可以说是其家族梦想是否有真正希望的首要前提。所以小宽一的出世，对于当时的曾门来说不啻天使降临。

有记载说曾国藩自幼就显有特异出众之处。譬如：“自初生至三岁（按：

旧时计岁是以虚龄,本书中皆照此),庭户不闻啼泣声。母江太夫人勤操作,不恒顾复。每日依祖母王太夫人纺车之侧,花开鸟语,注目流眄,状若有所会悟”。及至五岁时,便“受学于庭,诵读颖悟”。其实,这种俨然“史笔”之下的“实录”,较之上面述及的某些稗野传闻,其可靠性也未必就能高多少,甚至更易落入为尊贵者天生命定出奇超众作注、张本的窠臼俗套。曾国藩少年时的许多迹象表明,他也并不是一个超常聪慧的神童。不过家人对他的钟爱是可以想见的,特别是那个信得梦兆的竟希老人,对小曾孙会喜爱尤甚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等到吉梦征验的那一天,在曾国藩六岁那年以七十有四的享年去世,据说小宽一“哭泣甚哀,执丧若成人”<sup>①</sup>。

竟希老人去世后,曾玉屏便成了一家之长。这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物,并且也是对曾国藩一生影响最大的长辈中人。曾国藩这样记述其祖父的言说:“吾少耽游惰,往还湘潭市肆,与裘马少年相逐,或日高酣寝。长老有讥以浮薄,将覆其家者。余闻而立起自责,货马徒行。自是终身未明而起。”可知,曾玉屏是一个经历了浪子回头般人生转折的人物。其家虽非豪富,但尚能衣食无忧。于是,他一度成了一个耽于游惰的浪荡子。但是,这种靠农耕起家的小康之户,必须是靠持家的勤苦来支撑和延续的。对曾玉屏的浮薄派头,乡里长老非但“讥”之,更以“将覆其家”来警告,诚为良苦之言。有幸曾玉屏由此而能受到警醒,翻然悔悟,改弦易辙,前后判若两人,真可是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仍是据曾国藩记祖父忆述:

余年三十五,始讲求农事。居枕高帽山下,坳峻如梯,田小如瓦。吾凿石决壤,开十数畛而通为一。然后耕夫易于从事。吾昕宵行水,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,观露上禾颠以为乐。种蔬半畦,晨而耘,吾任之;夕而粪,庸保任之。入而饲豕,出而养鱼,彼此杂职之。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,其味弥甘;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,食之弥安也。

这不只是描绘出了一幅生动的勤耕力农的图画,同时也情真意切地道出了农耕苦乐的生活哲理。

<sup>①</sup> 黎庶昌:《曾国藩年谱》,第2页。

曾玉屏火大性暴，而又豪爽侠义，贺吉吊丧，扶危济困，身体力行，在乡里算得上一个能孚众望、有头有脸、令人敬畏的人物。他自己说：“邻里讼争，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。其尤无状者，厉辞诘责，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，悍夫往往神沮。或具樽酒通殷勤，一笑散去。君子居下，则排一方之难；在上，则息万物之器。其道一耳。”至于在家中，更是说一不二的专制之主。其夫人是一个能勤苦持家，“经纪百端”的主妇，但在他面前“卑拙已甚”，甚至到了一见丈夫愠怒，“则竦息减食，甘受折辱以回眷睐”<sup>①</sup>的份上。对于后辈更是严厉有加，不稍宽纵。

如此，曾玉屏莫非就全身心地充满荣耀和优越感了吗？不，他心头也压着一块不能自我卸掉的巨石，那就是所谓“大以不学为耻”<sup>②</sup>。为学可不像农耕那样只要不惜心身之力立马可行，春华秋实收效快捷。而要学有所成，特别是走通科举功名之路，除却其他多方面的因素不说，单学历一条，即使自幼苦读，十年寒窗，也未必能争得一捷。像曾玉屏这样半老之年方脱胎换骨，又得以业农顶家为主，再走士子之路显然已不可能，他只好寄望于子孙后辈。在这方面自身的绝望越大，对后辈的希望越殷，所以极力为之创造学习的条件和氛围。他尝这样坦言：“吾早岁失学，壮而引以为耻，既令子孙出就名师，又好宾接文士，候望音尘，常愿通材宿儒，接迹吾门，此心乃快。”<sup>③</sup>

长子曾麟书自然首先成为他督导的重点对象，所谓“穷年磨厉，期于有成”。并且对其严厉峻烈得出奇，“往往稠人广坐，壮声呵斥；或有不快于他人，亦痛绳长子”。曾麟书也只得逆来顺受，所谓“起敬起孝，屏气负墙，蹶蹶徐进，愉色如初”<sup>④</sup>。想来，曾玉屏这样对待长子，实在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。他虽然在时间和物质方面为其创造了学习的良好条件，曾麟书也不是怠惰荒嬉之辈，但资禀欠佳，才力平平，能成“大器”的希望几微。三子中的其他俩人，小曾麟书七岁的次子曾鼎尊在这方面更是无望（并且，他于二十四岁上就早逝）。三子曾骥云仅长侄儿曾国藩四岁，一个稚童虽说是否可雕之材尚

① 前注以下至此之引文，见曾国藩：《大界墓表》，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329—330页。

② 曾国藩：《台洲墓表》，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第331页。

③ 曾国藩：《大界墓表》，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第329页。

④ 曾国藩：《台洲墓表》，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第332页。

难判定,但也见不到聪慧出众的迹象。在这种情况下,寄望孙辈学有大成的梦幻自会超常强烈,此又是与曾门新一代香火延续合一的事情。

曾国藩并不是他父母所生的第一个孩子,其上边是姐姐国兰,国兰也是后来起的名号,其乳名是“男妹子”。她出生前长辈都殷殷盼望这一辈的头一个孩子是个男儿,可生下的却是个女婴,曾家人一时大失所望。按习俗初为人父的曾麟书应向岳家报喜,可他扫兴未去。给这个头生女孩取名“男妹子”,便有兆示第二个必定是男孩之意。<sup>①</sup>由此,便可更真切地体察曾国藩临生之际曾家人等那般忐忑的心情,恐怕不啻下了巨大赌注者正面临翻牌见输赢分晓的那关键一刻,由此也就能够更有助于理解那“神虬惊梦”故事的寓意了。

## 二、“蟾宫折桂”的拼搏之路

竟希老人的“吉梦”似乎没有白做,小宽一以其日后的造化给以“验证”和回报。再准确地说,正是因其日后的造化,对本来属附会的神异之说有了承而当之本钱和资格。假如说他终生为一介株守山隅的小民,这种神化其人的谈资岂不成了“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”的空幻?当然,大到一个社会,小到某一个人,其历史都不能假设。对于曾国藩来说,既定的事实是他毕竟为大有“造化”的人物。

纵观曾国藩的“造化”之途,也并非一帆风顺,平步青云。而是曲直相间,崎坦并存。既有常规的水到渠成,又有奇径上的鬼使神差;既有成败昭然、祸福分明的不易之局,又有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歪打正着。而无论如何,及至道光十八年(1838年)桃红柳绿的时节,二十有八尚未及而立之年的曾国藩,跳过“春闱”龙门,站在进士这最高一级功名的台阶上,拥抱了蟾宫折桂的多年梦想,是他“造化”之途中的至为关键的一阶。因为,由此他作为国家“抡才大典”中优胜而出的凤麟之选,取得了正途入仕的高级入场券。既然如此,就有必要回顾和体察一下,他是怎样一程程地走到了其人生旅途中的这样一个界碑。

<sup>①</sup> 参见罗绍志、田树德:《曾国藩家世》,第161页。

当曾麟书尚在乃父的严督下孜孜苦读的时候，稚子宽一就开始了他正式入塾学习的生活，时在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年）六岁之时，请的是一位姓陈的先生，专门做他的问字师。竟希老人是这年十月间去世的，生前他有幸目睹了自己所钟爱孙儿的入塾发蒙，想必已是对他的莫大安慰。

这年已二十有七的曾麟书，已经有过多次参加童试而不能获售的经历，面对儿子都已入塾自己尚学无所成的事实，不好再专一读书，便考虑做一份与学事有关并且于家计有补的工作，来年即创设了一所名曰“利见斋”的塾堂，招收了十来名孩童教读。曾麟书既已自行立塾，陈先生也就辞席告退，小宽一遂就学于乃父。曾麟书则一面教书，一面自学，并没有放弃继续入闾一试的努力。

曾麟书自己的学业上难进佳境，教读他人似乎也无甚妙法高招。但就教习初入塾堂的稚童来说，学力上自然还算绰绰有余。并且他做事情有股认真和耐心的笨功夫，教书亦然，尝对生徒言：“吾固钝拙，训告尔辈钝者，不以为烦苦也。”对别人家的孩子尚且如此，对自己的儿子自然更不会例外。据曾国藩自己忆述，当时父亲对他“晨夕讲授，指画耳提，不达则再诏之，已而三复之；或携诸途，呼诸枕，重叩其所宿惑者，必透彻乃已。”<sup>①</sup>真可是达到了随时随地、不厌其烦督教的地步。何况，小宽一的资禀应该说高于一般的儿童，又得乃父自督教之利，所以在同学中就越来越有出众的表现。

检视曾国藩当年的学习进程，到九岁的时候，即“读五经毕，始为时文帖括之学”，也就是说开始学习作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了，并且还颇见“文以载道”的悟性。有记载说，他十岁上国潢弟出生，父亲笑着对他说，你现在有弟弟了，就此作一篇时文吧，出的题目是《兄弟怡怡》。父亲看了他写就的文章“喜甚”，曰：“文中有至性语，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！”及至十四岁上，竟因他诗赋才华为人欣赏而获订婚。事情是这样的：衡阳籍的乡绅和馆师欧阳凝祉（号沧溟）与曾麟书友善，来曾家塾堂，见到其家公子哥所为试艺，“亟赏之”。得意的曾麟书又请欧阳氏当场命题试诗，曾公子即席出赋，欧阳氏览而惊叹：“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！”<sup>②</sup>于是便择定了这位少年东床。也就是这年间，曾国

① 曾国藩：《台洲墓表》，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第331页。

② 黎庶昌：《曾国藩年谱》，第2—3页。